

胡 凌 芝



徐志摩新評

學 林 出 版 社

徐志摩新评

胡凌芝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甦

封面设计：陈泽清

插 页：李宝华

徐志摩新评

胡凌芝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1 字数 13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10-167-1/I·50

定价 3.00 元



徐志摩肖像〔油画〕

李宝华 画

《徐志摩新评》序

许 杰

在今日的中国文坛上，能够出版一本《徐志摩新评》，我认为，这是一个机运。尽管徐志摩这个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捧他的人，可以称他为“诗哲”，是“一手奠定中国诗坛的诗人”；而骂他的、批评他的，却说是资产阶级的“小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过，他之曾经在中国文坛上出现过，并给予中国文坛——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以一定的影响，却是无疑。可是大家知道，要是在解放以后，在三中全会以前，在一阶段的中国文坛上，却是没有人要去提起徐志摩的。事实证明，这只有在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文坛上似乎带来了一阵文艺的自由与民主的空气，也吹醒了曾经一时被“左”的思想迷醉了的人们；因而这才有人想起徐志摩，提出徐志摩的为人以及他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成就，希望冲破这多年的沉寂而封闭的空气，略略加以评论的。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机运，而在这个时代机运的影响之下，对于徐志摩其人与其文的评价，写出一本称为“新评”的著作，这才应运而生的。

当然，我这说的，只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外在的因素，而这一本《徐志摩新评》的产生与出版，还有作者个人的读书得间与努力，以及在出版紧缩时代还有出版家敢于出版的气魄，还是一个另外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今日，对于这本《徐志摩新评》的作者，能够写出这一本作品，而这一家出版家的敢于承担这本书的出版的

责任，我是给予肯定的，而且是表示欢迎的。

我想起我自己在五十多年，——明确的说，在56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连带的提到徐志摩而且评论起他的不寻常的死来。这虽说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但一提起徐志摩三个字的名字，我就会连想起来的。

在20年代，我的一位极其要好和亲昵的朋友、因为在恋爱上受了打击，因为遭到一位被他恋爱过的姑娘负心的拒绝，——直截的说，因为忍受不了失恋的遭遇与苦痛，从而跳海自杀了。这是在当时，也算是文坛上一件不算太大的大事。当时的郁达夫，曾经写过题为《打听诗人的消息》的文章，王任叔写过《怀以仁》的长诗，我自己呢，也写过一篇《王以仁的幻灭》的长文，编辑过王以仁的遗作，这是一些了解当年中国文坛情况，差不多都可以知道的。到了30年代初年，明确些说，也就是1931年吧，中国文坛上的一件引人注意的意外事件，是徐志摩的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的传闻。周时，也因为他的丧生，因而连带的想到他与陆小曼的恋爱故事。就在这1932年的某一个日子里，距离王以仁的失恋跳海，已经过了五六个年头，我们也证明他一定是跳海自杀了。在当时，也正因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得特别快。中国的社会运动，经过了“四·一二”的反革命事变，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也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时候，我对于王以仁的因为失恋以致跳海自杀，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我对于王以仁的怀念与悲痛，是应该搁置起来了。正好在这时候，我们又整理并且准备《王以仁的幻灭》这部遗作以外的另一部遗作——《王以仁外集》，因而我就在写作一篇题为《王以仁外集》的序文中，连带的论起死的方式来。当时中国文坛上的作家，已经死去的有徐志摩，蒋光赤以及

“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同志，因而我就以刚刚学到的一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机械的把他们的死，分别隶属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面去。我在那篇文章中，说：

说起了死灭，倒使我想起了几种不同的死的方式。

徐志摩是坐飞机死的，这是一个摩登的，资产阶级的死法。徐志摩听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小丑 $\ominus$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商人的儿子。他因为有钱，他坐得起飞机，因此，他便死在飞机身上，死在有钱身上。徐志摩的死，是死得何等合于他的身份呵！

蒋光赤的死，是死于肺病。肺病，哈，好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摩登病！蒋光赤，是自称为东方革命的歌童的！自然咯，他是革命文学的宠子！大概便是因为这样吧，因为做了革命文学，蒋光赤便成了名，同时，也便靠着革命文学吃饭，有了几个钱。因此之故，蒋光赤便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吧！（请恕我有这样的不正确的推论。）于是乎，蒋光赤便不能因坐飞机而死、也不能因讲革命文学，以致被当局捉去，斫头而致死。他是不得不死于肺病了！呵！呵！这是何等合于身份的死法呀！蒋光赤！他是因为革命文学成名，靠着革命文学吃饭，但是，却也因为成了名，有了地位之后，便不得不因为革命文学而生肺病，以致死于肺病了！

我再要讲到的，是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他们的死法。柔石他们的死，实在说起来，当然没有“一手奠定了中国的诗坛”的“诗哲” $\ominus$ 徐志摩的死法，那么有诗意，也当然及不上辗转在病院中几个月（？）的蒋光赤的死法，那么来得安闲。他们的死，呵，粗鄙得很，血腥得很，而

且又是——呵，不晓得什么得很。柔石、胡也频，虽然也做文章，但他们却没有做标榜革命词句的文章，冯铿、殷夫，也曾在做革命的诗歌，但他们却觉得有比诗歌更实际的工作要做。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他们，说是因为在做什么实际工作，同着工人的代表，农民的代表，一共二三十个人，同时被捉去的。捉去了没有几日，他们便在一天晚上，一共二十几个人，同时被斫了头。而且，他们当夜被埋了，而且，他们的死尸，也是“集体化”了的，不晓得那一个头颅，是应该按上那一个肩膀，那一只脚骨是应该接上那一个体胴。他们便是这样的死了，葬了，于是乎也就算了。这是一种什么死法呢，我可不晓得。可是，他们的确是这样死的。有人会说，他们的死，是由他们自取之咎吧？是的，这恐怕正如徐志摩的坐飞机，却死于飞机一样，他们是因为讲什么实际工作，把自己放入工农大众里面，说是为工农大众谋幸福，而终于为了实际工作，为了为工农大众谋幸福而死去了！

这些人的死，都可以说是死得很合他们的身份吧！因此，我是不会“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来”来替别人悲哀的。徐志摩的死，我觉得正是象征着他那自身阶级的身份，我是不必来对着“小狮子”流泪的^③。资产阶级的家伙，已经是因为有了钱，把自己的地位飞高，可是，在同时，便给他们自己预定了一个不祥的死法。蒋光赤，也就算了，因为他生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髦病，终久是没有办法的。至于柔石他们呢，虽然他们的死，也算是合了他们的身份，但是，这都不能说明工农大众，以及加入工农大众的队伍中的人物，尽数死灭，才能合了他的身份，——因为这正是一个新兴的阶级，时代的巨人是不会

紧跟他们的死灭，他们也是死灭不尽的呵！——反之，却证明了另一阶级的死前的咆哮与狂噬！算了吧！对于他们的死，——横竖死不完的是他们，我又何必为他们悲哀呢？何况他们的死，已经深深的打入国际的“新群众”的心坎当中呢？！④

以上这一大段文章的抄引，看来似乎冗长了一些，拖拉了一些。但我的目的，只是为的要说明我的朋友王以仁的死，是死得合于他的身份，不值我自己在感情上引起悼痛而且不断的在怀念的。我是借着谈论徐志摩，蒋光赤以及柔石等左联烈士的不同的死法，作了一次空泛的议论的。但是，对于徐志摩的评论，虽然只局限于他的死法，——更没有人论到他的为人，他的在中国文坛的成就与影响，当然是偏之又偏的偏见的。不过这也不能不说我在50多年以前，曾经对于徐志摩的为人与其作品，就没有作过一次评论了的。记得，在我自己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我是曾经把徐志摩的作品，——如同《康桥，再会吧》，选作教材，印发给学生，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进行讲授的。我相信，我在那时，对于徐志摩的作品以及从他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感情，也曾经作过一些分析的。只是到了解放以后，随着中国整个文坛的空气，对于徐志摩其人与其作品的看法，却几乎完全封冻起来，凝固起来，因而也就没有去碰他，更没有去谈他了。

这一次，胡凌芝同志的新作——《徐志摩新评》的出版，而且在付排以前有机会读到他的原稿，这是我很觉得欣幸的。虽然我的阅读很粗糙，但的确觉得：他的所谓新评的新，是有他自己的见地的。特别是对照我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我自己过去对于徐志摩的评论，不知又把时代推进了多

少步呢！我曾经说过，这一本《新评》之在今日能够出版，这是一个机运。这是时代的机运，运行到当前时代的结果。要是没有当前文艺的自由与民主的浓郁的空气，没有作者个人自觉的修养与努力，就是像这样一本篇幅不算太厚的著作，也不一定会出版的。至于这一本《新评》的见解与评论，是否就是“的评”，评得一定就“好”，就“对”，我想，这还是次要的事。至少，比起我自己在50年前对于徐志摩的“漫评”、“妄评”，那种“一偏之见”，这就要新鲜得多了。至于冲破那解放以后几十年来的凝固与冻结的空气，自成一家之言，那末，这《新评》之所以是新，意义就更加重大了。在学术研究的“双百”方针指导下，只要作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于所评的对象与作品，——也即是对徐志摩的为人，以及他的作品的艺术评价，与思想评价，还他一个本然的客观存在的真实面目，那末，这本《新评》的应着这个时运的出版，就算很有意义的了。我想，我的这个意思，明眼的读者，一定会自己作出明确的判断来的。

1988年4月12日、上海

注：

① 郭沫若对徐志摩的评语

② 陈西滢对徐志摩的评语

③ 胡适之有题为狮子的悼徐志摩的诗，说狮子是他家里的猫的名字，而这猫却是徐志摩所最爱的，因此，他就“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两滴眼泪透了衣袖”做起诗来

④ 柔石等同志被害后，美国左联机关杂志——《新群众》为他们出版纪念专号

目 录

《徐志摩新评》序.....	许 杰 (1)
一个有特色有争议的诗人	
——徐志摩评传.....	(1)
缤纷的花雨	
——诗歌总论.....	(40)
情感无关闲的泛滥	
——评《志摩的诗》.....	(55)
徐诗拾零	
——诗歌赏析.....	(71)
感情泉眼的神奇狂放	
——论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	(83)
展示身手的又一天地	
——试评徐志摩小说和戏剧.....	(102)
徐志摩诗派与外来影响.....	(116)
海滩上的花	
——评徐志摩的“理想主义”.....	(142)
新月派与徐志摩.....	(167)

一个有特色有争议的诗人

——徐志摩评传

20年代，在中国新诗坛上，曾出现了一位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就是徐志摩。他像一只“天教歌唱的黄鹂鸟”，扑腾着翅膀，上天入地，拨动着歌喉，唱着各种各样的歌，“不到呕血不住口”。1931年11月19日，一心想着飞的徐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当飞抵山东济南党家庄附近时，忽遇大雾，机触开山，遇难身亡。年仅36岁的徐志摩，他真的像他生前一再说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①。在火焰中，他“飞了，不见了，没了。”^②但是，他留下的足迹、著作、诗文，至今还引起人们的争议。

一、家世 幼年 求学

1896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铤，字彖森，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赴美留学时父亲给他另取的名字，说是儿时，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

① 徐志摩《想飞》

② 徐志摩《黄鹂》

替他更此名。

硖石镇位于硖石山下的硖石湖畔，为浙东一大镇，地处沪杭甬铁路线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左右各有东山和西山对峙，西山又名硖石山，传说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游览此山时取的名，故地名也由此出。由于硖石居于水陆要道，交通方便，为米丝集散地，因此，商业发达，为商贾频繁出入之地。

徐志摩祖籍河南开封，世代经商，明朝正德年间才迁来硖石。祖父徐明枢，号星匏，略懂文墨，清朝时捐过附贡生，但主要以营商为业，开办了徐裕丰酱园。父亲徐光溥，族名义斌，号申如，继承并恢廓祖业。除了继续承办酱园业外，还创办了布厂、蚕丝厂、电灯厂。他一手到南通纱业投资，一手伸向上海开办钱庄，是当时硖石镇商会会长。徐志摩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封建化的富商家庭。

徐志摩为徐光溥第二夫人钱慕英所生，是徐门的长孙独子，因此得到祖、父辈的分外宠爱，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他从没有觉着生活不顺过，小时在家塾读书，11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年，徐志摩满14岁，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与郁达夫同班。他在这个环境里，显得特别愉快和活跃，颇受同学注意。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同年10月，由家庭包

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张家系显要官宦之家，儿子张君勖、张公权在政治、金融界颇有实力，徐张两家以所谓门当户对而联姻。徐志摩的父亲力攀这门颇有权势的高亲，目的是攀龙附凤，望其爱子日后能平步青云，发展家业。真是“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①连徐光溥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一心抚育、期望弥高的独生子，后来竟违背父意，不走黄金铺地的道路，一不做官，二不经商，摒弃仕途经济，而去舞文弄墨，成了徐门第一个作家，现代文坛的一位知名诗人。这是因为他与其祖、父辈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他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经历，他接触的是社会生活另一领域……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也并不准备进沪江大学深造，1916年秋，却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引发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勖、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他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志摩爱读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德育鉴》后，竟合十稽首，喜惧愧感，说他自己的作品都可烧了。他着意模仿梁启超古文笔法，遇事总不忘请示梁启超，在英美留学时，向梁启超报告客居外国的情况和自己的思想心情。1923年，他将决定与张幼仪离婚之事秉报并征求老师意见，谁知

^① 徐志摩《猛虎集·序》

梁启超激烈反对，劝责徐志摩“人类特有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严厉警告徐志摩不可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否则堕落而不复能自拔。对梁启超一向奉若神明的徐志摩，这次却一反往常，据理力争，他甘冒世之不韪，竭尽全力以斗，“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要奋力追求“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从此事也可见出，徐梁虽系密切的师生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也反映了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不顾一切地舍命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他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了屠杀无辜的惨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那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①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②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③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这是一所“小规模的大学校”，该校倡导自由发展教学法，主张让学生自由阅读，随便浏览，这正中徐志摩下怀。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将来做一个中国的“哈弥尔登”。入学10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

① 徐志摩《自剖》

② 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

③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自行赴美文》

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在这个专长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的大学里，徐志摩获得了广泛的哲学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徐志摩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他自述：“纯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脑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①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寓居美国两年，学习和生活均一如既往，还是那么顺利。他“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②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和讲求物质利欲感到厌倦，繁华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并没有把他吸引，相反，他认为物质和重利会压制和摧毁人的天性，需要改良和救渡的是20世纪的文明，过分文明的文明人。他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街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祿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③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实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当狄更生了解徐志摩对所读的学校不甚满意时，便向他提出，如果愿意的话，不妨进康桥（即剑桥）大学就读，徐志摩当然求之不得。由于狄更生的介绍

① 1928年5月8日《日记》

② 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③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但这两年不同于在美国的两年，他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在英国，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康桥度过的。在康桥，他与乡村接近，与大自然为友，骑车野游，看天际的变幻，观晚霞的神奇，“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①他不无感慨：“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②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 and 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心纯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说英国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牛津和康桥是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学府，他在这个国家和学府里，经受了“甜蜜的洗礼”，感到有“学不完的聪明，”^③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他崇拜托尔斯泰、歌德，也钦佩拜伦、雪莱和哈代，并认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思想是单纯的”。在这个时期，

①② <我所知道的康桥>

③ 陈从周<徐志摩年谱>